

走西口

俞智先 廉越 著

作家出版社



走西口

俞智先 廉越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西口/俞智先, 廉越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63 - 4576 - 7

I. 走… II. ①俞…②廉…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0186 号

走 西 口

作 者: 俞智先 廉 越

封面题字: 廉振华

责任编辑: 红 雪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60 千

印张: 31.75

插页: 5

印数: 001 - 30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76 - 7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清末。山西祁县。

太阳悬挂在天空，灼热的光芒无情地洒向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放眼望去，满眼的黄色中显现着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绿色，那是一棵棵细弱的禾苗，在烈日的炙烤下已经变成了一根根枯草，龟裂的土地无情地宣告了它们死亡的命运……

空气仿佛在燃烧。

村中的黄土路像是从扎实的线团中扯出的一条细细的线，通向遥远的天际。土路上三三两两地走着扛着行李卷的庄稼汉们，他们步履蹒跚毫无生气，一张张脸如同龟裂的黄土地，写满了无奈的离愁和迷茫。

黄土坎上站着一个山西妹子，一曲《走西口》唱得背井离乡的庄稼人一步三回首……

哥哥你要走西口，
小妹妹实实在地难留。
提起你走西口啊，
小妹妹我泪花流。
有两句知心的话呀，
哥哥你要记心头。
走路你要走大路，
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儿多，



拉话解忧愁……

坐船你坐船后，

不要坐船头；

船头上风浪大，

怕你掉进水里头……

哀婉的歌声如泣如诉，在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的山西祁县，这首充满了无助无奈、伤感伤怀的民歌流传着。它是无数为了生存、为了活命、为了希望而走西口的山西人，用殷红的鲜血伴着苦涩的泪水，谱写成的一曲悲歌。在这首令听者背冷的词曲里，有走西口人辛酸凄楚的往事，更有他们离奇壮美的故事。《走西口》就像村中那条扯向天际的黄土路，迷茫悲凉中透着无限美好的希望！

—

2. 田家大院在祁县称得上是富贵之家，高耸的门楼显得威武气派，两只红灯笼常年高悬在两边，宽大的两扇大门上镶着两只锃亮的大铜环，虽然那是留着来人敲门所用，但对田家的大门来说，就是一对摆设，田家的大门从来都是洞开着的。这是田老太爷的主张：为人光明磊落，做事正大光明。

这一天，田家大院一早就新换了门前的灯笼，院子里也清水泼淋，扫得一根草屑都不见，两盆石榴花开得正艳，端摆在正房的台阶下。下人们都换上了年节才穿的衣服，满面笑容地听候着主人的派遣。田老太爷身穿藏青色的夹袍，外面套着赭红黑花的马甲，衣着整齐，捋着胸前的胡须站在青石板铺的台阶上，迎接着前来贺喜的宾客。

今天是田老太爷为孙子摆“周岁酒”的日子。



“田老太爷，我这儿给您道喜了！田家大院后继有人了！”来客是蓝老板。

“同喜同喜！蓝兄，请客厅用茶吧！”田老太爷开心地笑着迎接 coming 来客。

又一辆驴车停在了大门口，田老太爷迎上去招呼道：“哎呀，洪老弟！”

“田老太爷！您好啊！”

“好，好。你不是去口外了吗？”田老太爷拉过来人的手。

“我刚从口外回来，听说您为孙子摆‘周岁酒’，我得讨您一杯水酒喝呀！”洪老板开心地说着。

田老太爷也开心地接过话道：“好好好，一会儿我一定多敬洪兄几杯！”

“好，今天我是不醉不归！”洪老板爽声地笑着。

“你口外的生意一定是财源茂盛吧？”田老太爷关心地问道。

“借您的吉言。不过，因为外国人资本的介入，我们的生意就清淡多了。可是大不如三十年前您在口外开银号的时候了。”洪老板谦虚地说道。

田老太爷受到了恭维自然高兴，一直陪着这位洪兄走到客厅门口才松开手说：“那就请客厅用茶吧！一会儿咱们再细谈。”

为了孙子摆的“周岁酒”，田老太爷早就吩咐下人们准备了好几天，但少奶奶淑贞并不十分开心。淑贞过了年就二十八岁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她生得天生丽质，加上性情温柔，为人谦和宽容，家里的大小事情并不需要她操心，因此并不显老。加上这第二个孩子是个男丁，让田家有了续香火的，她也了却了一份心思。月子里调养得好，脸上越发放出光泽来了，白里透红，一按都要出水了。

让年轻貌美的少奶奶不开心的是田家的儿子，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爹，已经又是一晚没回来了。她一边给小少爷田青穿新衣裳，一边往窗外看着，见长顺走进来忙调过身子问：“大少爷怎么还没回来？”

长顺也不客气地说：“他？一定是屁股让赌场的椅子给粘住了。”



淑贞抱过孩子叹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还去赌！你快去把他找回来，就说老爷叫他！”

长顺应了一声，向大门外走去。

祁县有好多茶馆，大多开在商铺林立的街市，多是为那些洽谈生意的商人们提供一个幽雅的场所。这些年随着商铺的增多，茶馆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渐渐地发展到了不光喝茶谈生意，而且也摆开了赌局。“聚财楼”便是生意最红火的一个。

热气腾腾的盖碗茶端在手上，人们围桌而坐，有边喝茶边聊天的，也有弹曲卖唱的。店小二提铜壶边跑边吆喝着穿梭在各个茶桌中间，忙得像只脚不着地的鸟。楼上的一个雅间里正开着个赌局，参赌的只有两人——田家大院的大少爷田耀祖和祁县有名的赌棍夏三。中间坐着的见证人，是茶馆的老板。

此时的田耀祖赌兴正浓。要说这个田耀祖还真是长得一表人才，中等个儿，国字脸，两只眼睛看上去也透着精明，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嗜赌如命的人。田老太爷本来把继承祖业振兴田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送他读书，教他做生意，还给他取了个光宗耀祖的名。只是谁也没想到，长得像老子一样的田耀祖，做起事来却不抵老子十分之一。家里的财产收入，往来账目，在他眼里就是取之不尽的银子，至于这些银子是如何挣来的，他却不闻不问，特别是结婚九年一直有女无儿，他更有了夜不归宿嗜赌如命的理由。

此刻田耀祖和坐在对面的夏三拿着一个骰盅哗啦啦地摇着，两个人同时把骰盅墩在桌子上，开始要点儿：

“四个四！”

“五个五！”

两个人已经赌得四眼通红，满头大汗。盅盖揭开了，在场的人都瞪着眼睛看骰子。“田大少爷，这回您赢了。”茶馆老板说。

田耀祖看着骰盅中的骰子，忍不住咧着嘴乐了，“嘿，看来刚才那手没白洗，风水轮流转，这一转，运气转到我这边来了，记上记上。”他迫不及待地茶从茶馆老板手上抢过账本递给了夏三，让他在账



本上签字画押。田耀祖这阵子净在账本上签字画押了，这下终于出了口气。他盯着夏三在上面画完押后又拿过账本解嘲地说：“念书时字没写好，倒是在这个账本上练出了一手好书法，你们瞧瞧，‘田耀祖’这几个字写得都快赶上王羲之了。”田耀祖拿着账本给身边的二人看，“你们瞅瞅是不是？”

夏三和茶馆老板看着账本上田耀祖密密麻麻的签字画押，偷偷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不露声色地笑道：“是啊，你都要成了田羲之了。”夏三努力地克制住心中的狂喜，在一旁恭维说。

“再来再来！”田耀祖学戏文里的道白腔调，“今日，我要杀你个片甲不留！”说完往手上吐了口唾沫，用力搓了搓。

“田大少爷，别洗呀，万一把好手气洗掉了呢。”茶馆老板故意打趣道。

“去去去！谁洗手了，这是加劲儿！本少爷在你的茶馆都连着输两个多月了，今天这是时来运转了！”田耀祖把袖子往上捋了捋，又往手心吐了口唾沫。

田耀祖和夏三拿起骰盅哗啦啦地摇起了骰子，两个人互相对视着，新一轮酣战又开始了。

田耀祖差不多把“聚财楼”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了，天天来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就像有人到时要吃饭睡觉一样，每一次他都带着无限的希望，希望自己能赌赢，然而几乎每次都让他失望，他总是输，输的结果是勾起他更大的瘾，激起他更大的赌欲、更大的希望，循环往复的，他就像病入膏肓的人不可救药了。今天他居然赢了，田耀祖甚至要飘飘然了。

长顺从田家出来就放慢脚步，他在想怎么样才能把少爷找回来。这条田家到“聚财楼”的道他是太熟了，这么说吧，这几年光是这条道他都记不清跑了多少趟，每次都是去找大少爷回家。而这个屡叫屡不回的田家大少爷已经成为了这条道上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一道风景——街上的人心里都清楚，田家好景不长了。今天这小少爷周岁宴席的日子，能不能叫回大少爷还是未知数呢。田老太爷如此重视小少爷这个生日，因为这不光是一个孩子的生日的事，而是田家大院今



后要兴旺发达的大事。这是一个向世人的宣告，宣告田家子孙满堂，兴旺发达。长顺哪能不懂得这其中的重要呢？只是这少爷叫不叫得回来，他心里可真是没有底。

“我家少爷呢？”长顺一进茶楼就问茶房。茶房用下巴指着身后的雅间道：“还用问我吗，你家少爷除了这儿还能上哪儿？”

长顺进了那个雅间，也不回避旁人冲着田耀祖说道：“大少爷！老太爷和少奶奶请您快回去呢。”

田耀祖手里哗啦啦地摇着骰盅，头也没回地道：“去去去！别来烦我。”

“大少爷，我也不想来烦您，可今天您得赶紧回去。”长顺硬着头皮又劝了一句。

夏三来了一句：“你家少爷今天手气好着呢，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一赌起来就六亲不认，你个下人掺和什么。”

一听这话，田耀祖来了神儿道：“怎么了？天塌下来把老太爷砸背过气去了？”

“大少爷，瞧您这话说的，老太爷好好的。今天，府上不是正在给田青小少爷摆周岁酒席呢嘛。”长顺忙说。

田耀祖拍拍脑门儿，“哎哟！我还真把我儿子这档子事给忘到脖子后头了！”

“算了吧，你我在这大战了一天一夜了。我把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快回去办正事吧！”夏三站起来要走。但谁都看出来这是在激田耀祖。

“夏三，夏三，慢着，慢着！你赢了钱抬屁股就走了？这也太不仗义了吧？”

“笑话，我是那路人吗？”田耀祖果然上当了。

茶馆老板在旁边敲着边鼓，“田爷您别冤枉他，夏三爷可不是那路人。”

长顺早听出了话外音，忙说：“大少爷，客人都到了，就差您这个主人了。咱回去吧！啊？”

田耀祖一把拨拉开长顺，提高了嗓门儿道：“去，去！让老太爷先招呼着。”然后对夏三说，“夏三爷，你别借坡下驴呀！我的手气



刚转过来，你就不赌了，这还叫仗义？”

“好，再来再来！”夏三坐下来捋了一下袖子。旁边的老板忙喊着让茶房上壶好茶，喜形于色的样子一点儿都不掩饰。长顺看得明白，心想明明是这两个人在圈拢田耀祖，他一急就去拉田耀祖：“大少爷，您还是……”声音里带了恳求。

“你回去告诉老太爷和少奶奶，让他们先招呼客人开席。就说我把输的那五百多亩地赢回来了就回去。”田耀祖说得并不理直气壮。

“那您不回去了？”长顺做着最后的努力，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大少奶奶眼泪汪汪的样子。

“回去个屁！我这刚见回头钱就走了，手气错过了怎么办？我连憋了泡尿都没去撒，就是怕好手气顺着尿道跑了。”田耀祖烦了。

茶馆老板和夏三相视一笑。

长顺索性不管不顾了：“大少爷，您还是回去吧，老太爷和少奶奶都眼巴巴地等着您呢。”

“滚！”田耀祖一瞪眼睛举起了骰盅。

长顺吓得转身往外跑，和端茶上来的茶房撞了个满怀。

“眼睛哪？真是什么主子什么下人！”茶房一边拾着摔破的茶壶，一边冲长顺吼着。此时长顺哪有心思和他计较，他要赶紧回去给少奶奶报信。

田耀祖重新拿起骰盅哗啦啦地摇了起来，啪地扣在桌子上，大喊了一声：“开！”

然而这只是田耀祖的一厢情愿了，长顺走后的一次次开局，乐的都是夏三了。田耀祖头上的青筋突突跳着，声儿都变了调儿，他又一次猛地把骰盅拍在桌子上大叫了一声，“开！”

他又输了。

“给我换副骰子！”他冲着茶馆掌柜喊道。

掌柜也提高了声，冲身边的伙计使了个眼色道：“去，给田大爷换一副好使的骰子！”

把长顺打发走后，淑贞就来到了前院，大院上上下下喜气洋洋的



气氛让她稍稍去了些不快，她托着茶盘轻快地走到田老太爷身边，“爹，您喝口茶吧。”

田老太爷接过茶壶，嘴对嘴地喝了一口，问道：“耀祖呢？”

“爹，要不您回屋歇一会儿，我在这儿招呼一会儿？”淑贞岔开话。

“还泡在赌场上不回来？”田老太爷瞅了一眼儿媳妇。

“我让长顺去叫了。”淑贞忙说。

“这个不肖之子！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儿子，家门不幸啊！”田老太爷咳嗽起来。

淑贞赶紧一边替他捶背一边劝道：“爹，您别着急，他一定是把田青过周岁的事儿给忘了。长顺去告诉他了，误不了开席。”

“这么大的事他都能忘了，他还有人心吗？”田老太爷看着少奶奶淑贞焦虑的神情，知道这事怪不得儿媳妇，便不再说了。

恰在这时，县城私塾的黄先生走了进来。淑贞忙迎了上去道：“哟，秀才先生来了？”

田老太爷满脸堆笑：“哟，黄先生来了？您可是田家的贵客呀！”

黄先生走到田老太爷面前一抱拳说：“田老太爷，恭喜恭喜啊！”

“秀才先生，待我这孙儿到了读书的年纪，还得有劳秀才先生给开蒙啊！您快坐，快坐。”说着将黄先生让在了上座。

“呱呱之子，各识其亲；饶饶之学，各习其师。老太爷想把孙子还交给我来教，黄某真是不胜荣幸。”黄先生往院子里看了看，“府上大少爷，我那个学生耀祖呢？”

田老太爷一脸的苦相，说：“当真人不说假话——他还能在哪儿？我已经派人找去了。”

黄先生叹了口气道：“‘教不严，师之惰’啊！”

田老太爷摇摇头说：“孟老夫子说过：‘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也近乎于禽兽了。”田老太爷说完剧烈地咳嗽起来。淑贞赶紧递上手帕，田老太爷咳出一口血痰，淑贞吓得忙收了手帕。“爹，您别急，慢慢说，这怪不得您的。”说完向下人招了招手，偷偷把那个手帕塞给她，又小声嘱咐了一句，



“别让人看见。”

田老太爷倒是并没理会，他润了润嗓子，冲黄先生叹息一声：“我这身子骨也一天不如一天了，风中之烛，瓦上之霜，也没有几年可活了。”

“看您这话说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嘛。您的清福还没享够呢！”黄先生何尝不知田老太爷的苦衷呢？自己的学生田耀祖已经是田家的一块心病了。

“先生说得也是，这人啊，越老越得活明白，愁也一天，乐也一天，还不如高高兴兴地活一天是一天。”田老太爷自嘲道。

见两个人说起话来，淑贞便来到了大门外，一出门，就瞅见了回来的长顺，她往后面望了望，并没有车轿的影子。“找到大少爷了吗？”淑贞把长顺拉到一边。

长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喘息着冲少奶奶淑贞点了点头。

淑贞再次往路上看了看，问道：“大少爷呢？”

长顺喘匀了一口气回道：“少奶奶，大少爷玩得正在兴头上，不肯回来。还让我转告老太爷和少奶奶，说他把输掉的五百多亩地赢到手，就马上回来。”

淑贞急得一跺脚道：“这怎么能行呢？今天是他儿子摆‘周岁酒’，长顺，你再去一趟，无论如何得把大少爷叫回来，客人都等着呢。”少奶奶淑贞放低了声音，她不想让坐在院子里的老太爷听着。

“站住！”田老太爷早听到了，他喘着粗气对长顺说：“不用去了！”田老太爷冲淑贞摆了摆手，无限悲凉。“罢了，由他去吧。好在我还有个孙子小田青。把孩子抱来，抓周！我不相信田家的子孙都不可救药了。抓周！”田老太爷高声吩咐道。

见田老太爷发了话，淑贞也只好作罢，吩咐下人准备抓周。下人们一下子忙碌起来，摆桌子的摆桌子，放东西的放东西，小少爷田青也被奶妈抱了进来。这抓周是大户人家在孩子周岁时举行的一种仪式，就是在孩子周围摆满各种吃食玩具、珍宝物件，在没有大人引导的情况下，任孩子自由抓取，以此来判断孩子将来的志向。

今天田老太爷给孙子摆周岁酒宴，还有一个重要的心事，那就是



看孙子田青抓周时抓到了什么，别人可以不在意，他可一直都在想着这事，他已经把田家的兴旺发达寄托在孙子身上了，但愿孙子别像自己的儿子田耀祖那样，成了一个败家子。

一张花团锦簇的大锦席摆放于中堂正中，锦席上摆着佛道儒经卷、金银珠宝、印章、笔墨纸砚、书籍、玩具、算盘、账册、秤尺刀剪、升斗、首饰、彩缎花朵、胭脂盒、各种吃食……

淑贞和丹丹搀扶着田老太爷走到香案前，秉烛焚香，敬告天地，虔诚地祈祷了一番。田老太爷走到锦席前看了看，坐到太师椅上，“有骰子吗？”

众人一愣，都看着老太爷。

“我问有骰子吗？”田老太爷提高嗓门。

淑贞摇摇头。她自然最明白不过公公的心事，一开始就吩咐下人不要摆骰子，有一个田耀祖已经够了，她真的怕自己的这个儿子也和他爹是一个货色，那她可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了。

田老太爷一摆手，“长顺，去拿副骰子来！”

“爹，您是不是让耀祖气糊涂了？抓周哪有抓骰子的呀？”淑贞忙上前阻止，下人们也偷偷传递着眼色。

田老太爷手杖在地上拄了拄，冲在场的人说道，“我没糊涂！我就是要骰子！”

“爹！”淑贞叫了一声，想要阻止田老太爷。

“我就是要看看小田青长大了，是不是也像他那个不争气的爹一样嗜赌如命！”田老太爷有些悲凉地说。“当年，耀祖那个孽子抓周的时候，他的祖父要试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的珍稀之物都摆在了锦席之上，让他来抓。谁知道啊，他一概不取，伸手便抓过了一个脂粉盒和一个骰子。”

淑贞听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睁大了眼睛。

田老太爷叹息一声接着说：“我的老父亲勃然大怒：‘此儿将来必是酒色之徒！’气得他老人家当时就拂袖而去。谁知道啊，耀祖现在的所作所为，真的被他老人家不幸而言中了。”田老太爷闭上了眼睛，一滴混浊的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我们田家四代单传，怎么



就偏偏出了耀祖这么个不争气的孽子啊！我……我真是愧对田家艰苦创业的列祖列宗啊！”

淑贞哽咽了。

田老太爷挥挥手道：“去，拿骰子！我倒要看看我们田家到了小田青这一代，还能不能重振祖业？！”“去吧长顺，找副骰子来。”淑贞对长顺说。此时她已经平静了，什么人什么命，该来的来，该去的去，儿子是自己生的，无论啥命她都得面对，都得认。“冯妈，把小少爷抱过来，听祖父训示。”淑贞显出了少奶奶的风范，冲奶妈摆摆手，自己也站到了田老太爷身后。

奶妈把小田青抱到田老太爷面前。田老太爷看着小田青，抬起手疼爱地用手指头拂拂田青的小脸蛋，“孙子啊，二百多年前，我们田家的祖上是靠走西口发的家。他们一开始在口外，是靠给人家拉骆驼，后来又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卖布头，就这么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我们田家大院前前后后建了二百多年，才有了今天这个规模。田家四代单传，能否重振祖宗的家业，就全靠你了！”田老太爷的话说了一半，又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刚刚九岁的田丹丹赶紧跑过来给爷爷捶背，“爷爷，您别生气了，弟弟和爹不一样，弟弟长大了肯定不是败家子。”

田老太爷忍住咳嗽，抚摸着丹丹的头乐了，“我孙女说得对，承蒙祖宗荫庇，小田青一定能重振祖业。”

“冯妈，你去把客人们都请过来，看孩子抓周吧。”淑贞对冯妈吩咐着。她把一副骰子放到了锦席上，跟那堆摆好的物件混在了一起。

田老太爷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好啦，开始吧。”

奶妈把小田青放在了锦席正中，他一双黑亮的眼睛盯着这些物件，兴奋极了，众人都屏息静气地看着小田青。这里最紧张的就要数淑贞了，她一边看着儿子的手，一边又偷看着田老太爷的脸色。就见儿子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东西，并不伸手去拿。少奶奶淑贞急了，她忍不住地蹲下身指着金银七宝，“儿子，抓这个。”

“淑贞，不要诱导他，任其挑选。”田老太爷不动声色。

淑贞只好站起身，但一双眼睛却一刻不离儿子的手。这时就见小



田青啊啊地叫着，一只小手接近了骰子。

田老太爷闭上了眼睛。淑贞咬住了手，旁边的人连大气都不喘了。小田青忽然伸出一双小手，绕过骰子抓起了一个小算盘……

“娘的好儿子！”淑贞一下子抱起了小田青，使劲在孩子脸上亲着，眼睛里闪着泪花。“爹！爹！您快看啊！”她把孩子抱到田老太爷跟前。

田老太爷睁开眼睛看见小田青手里的算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哎呀，小少爷一下子就抓到了个算盘。这说明他将来也一定是个有名的晋商！”

“对，算盘一响，黄金万两嘛！”

“这孩子长大了一定能开一个比大魁盛还要大的大买卖！”周围围观的人们七嘴八舌地感叹着。

田丹丹抓起金银七宝塞到小田青手里，“弟弟，抓这个。这是金子！”

田老太爷捋着胡子苦笑了一下，“没抓到骰子就好。”

“有了算盘就有了点石成金的手指了。不抓金子，也有金子嘛！”黄先生说。

“恭喜恭喜！”众人也齐声附和。

田老太爷站起身，“多谢诸位的吉言！大家请入席吧！”

夜色降临了，田家大院门前的红灯笼点亮了，喧闹一天的田家大院此刻安静得没有一点儿声息。下人们忙活了一天，早就收拾停当熄灯睡觉了，只有少奶奶淑贞的房里还亮着灯。

淑贞的眼前放着那把算盘，看着看着淑贞的眼泪就落下来了……她回头看了看熟睡中的一双儿女，给他们盖了盖被子，抬脚出了房门。她要去找田耀祖，要和他说明：你可以不管这个家，但你不能不管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将来是有出息的，他一把竟抓住了算盘！

淑贞提着灯笼轻轻地打开大门，脚刚一跨过门槛，便吓得一声惊叫，灯笼失手掉在地上。

睡在门房里的长顺，披着衣服跑了出来，“少奶奶，出什么事



了？您这是要去哪儿？”“长顺，你快看看，那是什么呀？”惊魂未定的淑贞指着门口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说。长顺拾起地上的灯笼，壮着胆子走了过去，灯笼照在了一张黑乎乎的脸上，长顺吓得调头就跑了回来：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人还是鬼呀？”

“哪来的鬼？走，过去看看。”淑贞和长顺壮着胆子，向倒在田家门洞里的那个人走了过去。“长顺，把灯笼凑近点儿。”

长顺大着胆子把灯笼凑得近些，只见一个人躺在地上，脸上全是泥土，脸上和裸露在破袍子外的胳膊上被火烧伤，肉都揪揪在一起化脓了。

“天哪！怎么烧成这样？这人不是人鬼不鬼的。”淑贞把手指头凑到那人的鼻子下。

“少奶奶，还有气吗？”眼瞧见真是人，长顺这才不怕了。

“长顺，快把他背到你房里去，他还活着。”淑贞吩咐道。

长顺把灯笼交给淑贞，俯身吃力地背起了那人。两个人也不敢声张，悄悄地把那人背到了门房。

“快放到床上。”淑贞熄灭了灯笼，帮长顺放下人。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披散着蓬乱卷曲烧得所剩无几的头发，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分辨不出颜色的蒙古袍子。“好像是从口外来的蒙古人。”淑贞猜摸着。

长顺放低了声音，“我说少奶奶，该不是从口外杀人越货，逃到我们这里来的吧？”

“不管是什么人，总不能见死不救，你快去打一盆热水来。救人一命，总是有好报的。”

“喂，你醒醒，醒醒啊。”淑贞俯下身轻轻叫着。

那人慢慢睁开眼睛，挣扎着想坐起来。淑贞忙伸手按住了，“别动，你昏倒在了我们家门口，我一会儿就派人去给你请大夫，你能听得懂我说话吗？”淑贞尽量将语气放轻了，安慰着眼前受伤的男人。

那人轻轻地点了点头，声音细弱地，“水，给我点水喝。”

“你会说汉话？”淑贞又轻声问道。

那人虚弱地点点头。



淑贞站起身，倒了一碗水递到那人嘴边。那人渴极了，捧着碗咕咚咕咚地把水喝了下去。喝罢水，头一歪，又昏睡过去。淑贞怜惜地叹了口气。

长顺端着一盆热水走了进来。淑贞让他快去乐生堂把胡大夫请来。长顺“唉”了一声，忙又提着灯笼向外走去。淑贞想了想，起身把窗帘拉好，把一块手巾在热水盆里搅好拧干，俯下身帮那人轻轻地擦拭着脸上的污泥，心里想着这人的来历，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告诉老太爷。

那人一直就昏睡着，淑贞这么动他都没醒，淑贞担心他还会不会醒过来了。好在乐生堂的胡大夫很快就来了，他给那人号了脉，又查看了一下伤情。“这人的体格甚是健壮，像是习武之人。只是身体多处受了火烧之伤，加之奔波劳顿，多有虚亏。我给他开几服药，内服加上外敷，好生调养几日，就无甚大碍了。只是脸上和身上的烧伤之处要留下伤疤，这人得破相了，怨老夫才疏学浅。不过伤成这样，恐怕华佗再世也无回天之力了。”

“胡大夫，看您说的，真是太谢谢您了。”淑贞放了心，忙说。

“难得少奶奶一副菩萨心肠，医家治人之疾，应有割股之心，我只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胡大夫倒是很欣赏田家这位少奶奶的义举，马上便开了药方。长顺一面代少奶奶送大夫出门，一面又带了药方去抓药。

淑贞和衣靠在椅子上，望着眼前昏睡的男人，等着长顺回来，也是一夜没消停。

14.

田耀祖也一夜没消停，连输几局，实在玩不下去了，他才哈欠连天晃晃悠悠地从茶馆里走了出来。一直等候在门口的锦缎小轿马上抬到了田耀祖面前，轿夫掀开轿帘，“大少爷，请！”

田耀祖猫腰钻进了轿子，轿夫喊了一声，“起轿！”

轿子一颤一颤地晃悠，田耀祖却没了睡意，他想这么晚了回家干什么，兴师动众的不得消停，就是挨骂也得等明天再说。所以轿夫问他是回府上还是上别处时，他立刻说，“废什么话？少爷我什么时